

“我辈语”中国史青年学者书系



新疆吐鲁番学研究院学术丛书

碑志与唐代政治史论稿

黄楼 著



科学出版社

“我辈语”中国史青年学者书系



新疆吐鲁番学研究院学术丛书

碑志与唐代政治史论稿

黄 楼 著

科 学 出 版 社

北 京

内 容 简 介

本书收录作者专题论文十一篇，以石刻碑志为中心，对唐代政治史，尤其是晚唐政治史展开系列研究。书中对《慕容燕国墓志》《李元淳墓志》《杨元卿墓志》《韩孝恭玄堂铭》《梁守谦墓志》《平淮西碑》等均有令人耳目一新的学术创见，同时还系统考察京西北神策城镇、奉天定难功臣等重要历史问题，考补大量唐代刺史、监军使资料，足补史乘之阙。

本书可供中国古代史领域的学者及学生阅读与参考。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碑志与唐代政治史论稿 / 黄楼著. —北京：科学出版社，2017.8

（新疆吐鲁番学研究院学术丛书）

ISBN 978-7-03-054198-7

I. ①碑… II. ①黄… III. ①碑文—研究—中国—唐代②政治制度史—研究—中国—唐代 IV. ①K877.424
②D69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202198 号

责任编辑：陈 亮 范鹏伟 / 责任校对：韩 杨

责任印制：张 伟 / 封面设计：天穹教育

科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东黄城根北街 16 号

邮政编码：100717

<http://www.sciencep.com>

北京京华虎彩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科学出版社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2017 年 8 月第 一 版 开本：720×1000 B5

2017 年 10 月第二次印刷 印张：19

字数：310 000

定价：82.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我辈语’中国史青年学者书系”

出版前言

20 世纪，中国历史研究的现代学术体系开始建立。其时，名家辈出，中国史研究呈现出欣欣向荣的发展态势。纵观 20 世纪的中国史研究，一是树立了史学研究的基本范式；二是形成了一大批各领域的经典名著；三是成立了一批专业化的研究机构和团体。三者泽被后学，成就了中国史领域学术研究的长期繁荣。

科学报国，是近代以来中国知识人的基本志业。科学再造人文，人文引导科学。百年来的科学演进史也是人文思维关照科学、人文与科学互动的历史。顺应这种潮流，科学出版社一直注重发掘、培育具备人文背景的学科与研究人员。关注、推动中国史学科发展是我们的具体努力之一，自 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出版了《水经注疏》《四库提要辨证》《唐书兵志笺正》《殷虚卜辞综述》等一系列史学名著，迄今仍被相关领域视为经典。2015 年，乘学术繁荣之东风，历史分社成立，在历史学专著出版领域取得了一些成绩，积极推动和发展了十余种历史类学术集刊。其“新材料、新视角、新方法”的定位，正是承自“新材料、新问题”之倡导，其“高层次、高标准、高质量”“严肃、严密、严格”的出版要求，也得到了广大读者的认可。

21 世纪以来，一批学者新秀在学术上逐渐成长起来。这一批青年才俊的研究，既体现了他们师承有自的优良学风传统，又体现出推陈出新的学术活力。“济济多士”，俨然成为中国史研究箕裘不坠、薪火相传的力量源泉。

正是基于这些因缘，我们有了出版这样一套丛书的计划，谋思已久，

幸得几位学者朋友的支持，终得玉成。在此特致谢意。青年学者肩负着将中国学术更加发扬光大的使命，是中国学术的未来。我们希望借此书系，搭建起一个学术会议、期刊论文之外的论著交流平台，以便志同道合的青年学人们坐而论道、砥砺学术。是以本书系取《世说新语》“应是我辈语”^①之典故而命名。

科学出版社以传播学术为己任，竭诚为历史学学者提供优秀成果转化、重要文献资料整理的出版与发布平台。欢迎九州方圆的学者及广大读者的批评指正，同时也希望更多的青年学者能够惠赐佳作，对本书系的成长给予支持和鼓励！

科学出版社历史分社

2017年5月4日

① 《世说新语·文学》：“孙兴公作《天台赋》成，以示范荣期，云：‘卿试掷地，要作金石声。’范曰：‘恐子之金石，非宫商中声。’然每至佳句，辄云：‘应是我辈语。’”

序

根据考古及历史学者的研究，周代碑指宗庙祭祀时拴牲畜的石桩，也指根据投影方位长短计算时间的石柱。战国时碑指立在墓穴四角，把棺木吊入墓穴的穿孔石柱。后来为纪念逝者，人们在碑石上刻录文字，出现纪念性的碑，东汉代以后立碑之风盛行于世。墓志作为转入地下的“碑”，则始于东汉末年，盛于魏晋南北朝，至隋唐臻于成熟，诸如形制的定型：志、盖相合。志文内容固定：散文的志，韵文的铭等。隋唐时期是中国碑志文化的巅峰阶段，对邻近的日本、朝鲜等国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碑志的变化与定型，受到政治因素与当时时尚、观念的影响，诸如魏晋门阀制度、门第观念等。而许多碑志是后人出资请人代撰，内容自必标榜先人门第之高贵、政绩德行之隆盛。所以宋人说之“生为盗跖、死为夷齐”，加之碑志文体字数有限，能提供的讯息有限，学人所能征引之文献亦有限，故据其进行史学研究实是“犯难”之举。

黄楼同志敢于“犯难”而上，在于他具有扎实的文献功底、强烈的问题意识以及敏锐的洞察力。《论稿》所收诸篇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深入研究唐代神策城镇、奉天定难功臣等前人较少论及的重要问题，考补大量唐代刺史、监军使资料。所做研究多从普通碑志入手，发掘罕为人知的历史事件。例如，从《慕容燕国墓志》推演出一场针对武则天的未遂军事政变；从《杨元卿墓志》讨论淮西之战前夕的秘密谍战等。对于前人已有关注的问题，亦能跳出窠臼，多有发覆。例如，以《李元淳墓志》讨论贞元年间昭义军三次命帅问题，破除世人对德宗所谓“姑息”藩镇政策的一些曲解；以《平淮西碑》与元和政局的关系，重新检讨数百年来“崇韩抑段”的旧说；据《孟秀荣墓志》等宦官墓志，考证宣宗即位并非正史所记那样为宦官集团“误立”等。这些论文既由碑志推演而来，同时又建立在坚实的文



献考证之上，是不可多得的考据性史学佳作。

昔读《北齐书·斛律金传》，金令二子羨及光出畋，“还即较所获禽兽。光所获或少，必丽龟达腋。羨虽获多，非要害之所。光常蒙赏，羨或被捶挞。人问其故，金答云：‘明月必背上着箭，丰乐随处即下手，其数虽多，去兄远矣。’”^①今读黄文，颇有“丽龟达腋”之感。

毋庸置疑，新史料是史学进步的重要助力，碑志文献更是备受当世崇重。相信书中耳目一新的学术论点，必将带动唐代政治史相关研究进入新的阶段。

朱雷

2017年7月1日

^① “丽龟”，指射中禽兽中心脊柱。典出《左传·宣公十二年》“射麋丽龟”，孔颖达疏云：“丽为著之义。龟之形，背高而前后下。此射麋丽龟，谓著其高处。”

目 录

新出《唐故曹州刺史尉公夫人慕容（燕国）墓志》考释 ——唐高宗显庆五年（660年）慕容宝节毒杀杨思训案发微·····	1
《祁连郡王李公（元淳）墓志铭》考释 ——兼论唐德宗贞元年间昭义军三次择帅问题·····	19
《杨元卿墓志》再考释 ——唐宪宗元和初淮西间谍战试析·····	38
《平淮西碑》再探讨·····	64
《唐故颍川韩炼师（孝恭）玄堂铭》再研究 ——唐代官僚使用阉侍之一例·····	89
梁守谦与宪宗元和政局 ——梁守谦家族相关墓志的再考察·····	104
唐宦官集团与大中政局·····	138
唐德宗“奉天定难功臣”“元从奉天定难功臣”杂考·····	151
唐代京西北神策诸城镇研究·····	170



《唐刺史考全编》考补	
——以《洛阳新获七朝墓志》为中心	225
唐代宦官监军使年表	273
后记	289

新出《唐故曹州刺史尉公夫人慕容（燕国）墓志》考释

——唐高宗显庆五年（660年）慕容宝节毒杀杨思训案发微

显庆五年（660年），唐高宗及皇后武则天出幸并州，扈从的右卫大将军慕容宝节鸩杀右屯卫将军杨思训。此案是轰动一时的要案，慕容宝节初配流岭表，杨思训妻诣阙称冤，高宗遣使追斩慕容宝节，并因之修改《贼盗律》，以毒药杀人罪更从重法。受害者杨思训本隋观德王杨雄之孙，姻联帝室，门第显赫，仅因口角之忿就被同僚毒杀，令人难以置信。施害者慕容宝节两《唐书》无传，相关记载亦闪烁其词，此案遂为历史悬案。2012年出版的《洛阳新获七朝墓志》（以下简称《七朝墓志》）、《洛阳出土鸳鸯志辑录》（以下简称《鸳鸯志辑录》）首次公开刊布了一批洛阳新出墓志的拓片，其中一方墓志志主慕容燕国恰为慕容宝节之女^①。该志不仅详细记载了慕容宝节的家族世系，还透露出唐人对慕容宝节的评价与正史迥然不同，价值弥足珍贵。本文拟结合相关墓志，对慕容宝节毒杀杨思训一案重作检讨。不足之处，敬请专家批评指正。

^① 《唐故曹州刺史尉公夫人慕容燕国墓志》，齐运通编：《洛阳新获七朝墓志》，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159页。郭茂育、赵水森等编著：《洛阳出土鸳鸯志辑录》，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2年，第33—34页。



一、《唐故曹州刺史尉公夫人慕容（燕国）墓志》录文

墓志原石现藏洛阳理工学院。墓志共 27 行，满行 27 字，正书，长宽并 47 厘米。《七朝墓志》仅公布《慕容燕国墓志》的拓片图版，《鸳鸯志辑录》虽有录文，但在句读、录字等方面存有一些疏误。今参据图版，重新录文如下：

唐故曹州刺史尉公夫人慕容墓志并序 少子登封县丞兼遂撰

窃以燕南燕北，遐光远系之源，称帝称皇，即渐中华之地。王侯将相，人物英灵，斯并国史详焉，今可略而言矣。夫人讳燕国，昌黎人也。曾祖骥，周左金紫光禄大夫、龙城县伯、车骑大将军、显州刺史。祖罗侯，皇朝右武侯大将军^①、虢州刺史、武乡公。并道茂珪璋，材光杞梓。入趋丹禁，光承五利之名，出牧雄藩，旋委六条之寄。父宝节，皇朝右卫大将军，渔阳公，赠户部尚书，质性刚烈，执心忠鯁。朱轮苍珮，早参北阙之荣，身没名杨（扬），始曳南宫之履。夫人幼挺仁慈，早操孝敬，渔阳公往经受钺，分阃边垂，夫人粉泽不加，长斋菜食。及乎班师献凯，夫人销瘦倍常，由是恩爱渐加，特异诸子，年就成长，将偕好仇。渔阳公家擅隆恩，夫人令名远着，求姻请瑗^②，车马盈门。先君蕴德含光，犹未闻达，婆娑乡曲，飘寓江淮，一致因针，便应斯选。于时中外咸有闲言。公曰：“此君雅望高才，位必至于方岳，加以我之自出，不可比于余人，非尔所知，我自收采。”自三星缙礼，百两言归。妇则母仪，始终无爽，以垂拱二载封为常乐县君。位则因夫，荣称命妇。暨乎延载之岁，祸延先君，夫人变竹兴哀，崩城起恨，躬亲家事，十有余年。后以长安三年，长子经国授安州应城县令。昔班氏东征，本因随子，夫人南迈，苻其义焉。何图金竈神丹，眇然无验，琼田灵草，邈矣虚传。遐龄之福不留，风树之哀旋及。呜呼哀哉，以神龙元年四月八日遘祸于应城县之官舍，春秋八十。食荼靡及，集蓼无追。□望□停，及兹先远。

① “候”，《鸳鸯志辑录》误作“侯”。

② “瑗”，《鸳鸯志辑录》误作“援”。瑗，古代玉器，指大孔的璧，《荀子·聘人》：“问士以璧，召人以瑗。”

谨以开元三年岁次乙卯十月己酉朔廿二日庚□，迁奉合于先君旧茔，礼也。子经国等痛切心神，哀经岬岬^①，瞻天地□改色，视日月而无光。恐陵谷之迁贸，谨雕镌而纪德。小子后生，罕知前事，闻乎旧说，粗记分毫，谨述微音，万未之一。其铭曰：

崇基峻峙，巨派灵长。班闾礼训，谢室文章。标梅方及，妙选贤良。匹惟秦晋，亲则潘杨。礼缙三星，于归百两。孝因衷至^②，仁非外奖。徽徽懿德，邕邕善响。哀哉促龄，倏然长往。筹兹远日，叶彼龟纹^③。号天永感，触地经哀。鹤宾投吊，马鬣坟开。谨镌贞础，纪德泉台。

《慕容燕国墓志》立于玄宗开元三年(715年)，志中“基”字缺笔作“基”，当是避玄宗李隆基之讳。志云“身没名扬，始曳南宫之履”。南宫为尚书省别称，“南宫之履”典出自《汉书》。《汉书》卷七七《郑崇传》：“哀帝擢为尚书仆射。数求见谏争，上初纳用之。每见曳革履，上笑曰：‘我识郑尚书履声。’”^④慕容宝节死后赠官为户部尚书，故称“身没名扬，始曳南宫之履”。墓志又云“一致因针，便应斯选”。“因针”意指通过媒人请求婚配，典出刘向《说苑》卷一一：“孟尝君寄客于齐王，三年而不见用，故客反谓孟尝君曰：‘君之寄臣也，三年而不见用，不知臣之罪也？君之过也？’孟尝君曰：‘寡人闻之：缕因针而入，不因针而急；嫁女因媒而成，不因媒而亲。’”^⑤唐前期墓志辞藻华丽，喜用骈体和典故，墓志文体时代特点明显。

《慕容燕国墓志》为慕容燕国与丈夫尉公合葬时所立，志中没有明确提及其夫名讳。幸运的是，其夫墓志亦同时出土，故知其夫即武周时期曹州刺史尉亮。《尉亮墓志》拓片及录文同收《鸳鸯志辑录》，为便于读者阅读，姑附于文后。另据墓志，慕容燕国育有二子，长子尉经国，武周长安三年(703年)任安州应城县令，少子尉兼遂，开元初任河南府登封县丞。尉兼遂即《慕容燕国墓志》的撰者，志中自云“小子后生，罕知前事，闻

① “经”，《鸳鸯志辑录》误作“缠”。又“哀”，疑当作“衰”，“衰经”指丧服。

② “衷”，《鸳鸯志辑录》误作“哀”。

③ “纹”，《鸳鸯志辑录》误作“牧”。

④ 《汉书》卷77《郑崇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3255页。

⑤ (汉)刘向撰，向宗鲁校证：《说苑校证》，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272页。



乎旧说，粗记分毫，谨述徽音，万未之一”，其听到的“旧说”当亲承自慕容燕国，虽然会有一定的隐讳，仍不失为研究慕容宝节的重要史料。

二、慕容宝节及其家世

传世文献中关于慕容宝节毒杀杨思训案的记载非常简略，慕容宝节父祖名讳、出身、官历等皆无记载。《慕容燕国墓志》首叙家世云：

窃以燕南燕北，遐光远系之源，称帝称皇，即渐中华之地。王侯将相，人物英灵，斯并国史详焉。今可略而言矣。夫人讳燕国，昌黎人也。曾祖骅，周左金紫光禄大夫、龙城县伯、车骑大将军、显州刺史。祖罗侯，皇朝右武侯大将军、虢州刺史、武乡公……父宝节，皇朝右卫大将军，渔阳公。

据墓志，慕容宝节出自昌黎慕容氏。所谓“昌黎慕容”，即十六国时期建立三燕政权的鲜卑慕容氏。《元和姓纂》（以下简称《姓纂》）卷八“慕容氏”条：“高辛少子居东北夷，后徙辽西，号鲜卑，国于昌黎棘城。至涉归，为鲜卑单于……涉归生廆，廆生皝，皝生隽，号前燕，初都棘城。弟垂号后燕，都中山。弟德号南燕，都广固，徙东郡。三燕七主，共五十余年。”^①墓志自言其为三燕后裔，检《姓纂》等书，鲜卑慕容氏子孙中无慕容骅、慕容宝节一支。墓志中关于家族源流的记载很可能属于中古墓志中常见的冒托先祖现象。

除《慕容燕国墓志》外，唐代墓志里自称出于“昌黎慕容”的还有数例，但志主几乎都是吐谷浑贵族后裔。如《慕容曦皓墓志》：“公讳曦皓，字曦皓，京兆长安人。故属昌黎，僻在辽右……而盛于晋魏。自二燕启祚，叶布拔流，特为茂族。”^②《慕容曦光墓志》：“王讳曦光，字晟，昌黎鲜卑人也，粤以周载初元年……生于灵州之南衙……年十岁，以本蕃嫡子，号

①（唐）林宝撰，岑仲勉校记：《元和姓纂》（附四校记），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第1228页。

②周绍良、赵超主编：《唐代墓志汇编续集》大历008《慕容曦皓墓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697页。

燕王。”^①《慕容威墓志》：“君讳威，字神威，其先昌□□也，即前燕□□武宣皇帝庾□□。”^②《慕容明墓志》：“王讳明，字坦，昌黎鲜卑人也。”^③《慕容环墓志》：“其先紫蒙之裔，昌黎棘城人也。当十六代祖，前燕析居白兰之阴，遂为东西慕容。代袭后雄，盛出于戎狄。”^④吐谷浑与辽东慕容鲜卑同祖，皆鲜卑涉归之子。西晋末年，吐谷浑西迁青海地区，建立政权，唐高宗时被吐蕃攻灭，国主诺曷钵率数千帐部落降唐。吐谷浑被唐人视为夷狄，而三燕入主中原，汉化较深。诺曷钵入唐后其子孙慕容曦皓、慕容曦光、慕容环等为自高身价，皆舍本祖吐谷浑，以河北三燕为先祖。真正的慕容后裔，反因屡经朝代陵替，仕宦不显而默默无闻。

在诺曷钵之前，吐谷浑与周、隋屡有战争。北周建德五年(576年)，周武帝遣皇太子宇文赟率多路大军讨伐吐谷浑。隋大业五年(609年)，炀帝曾亲征吐谷浑，于其地置河源、西海、鄯善、且末四郡。这几次大规模的征讨，当有不少吐谷浑酋长望风归降。《慕容燕国墓志》称其高祖慕容骅曾任“周左金紫光禄大夫、龙城县伯、车骑大将军、显州刺史”。此官称与北周六官不同，实为隋唐官职。北周无显州，隋开皇五年(585年)始改淮州为显州，慕容骅任显州刺史的可能性不大。考虑到慕容家族在河东一带活动，显(繁体作顯)州为隰州误刻的可能性很大。除其标榜的郡望“昌黎慕容”外，墓志中还有两点旁证。其一，按照隋唐的民族政策，内附少数民族贵族及其子弟，一般需入朝宿卫，有时也委以边任。慕容骅、慕容罗睺“入趋丹禁……出牧雄藩”，慕容宝节“早参北阙之荣”，其后也出镇边关。三代人仕宦轨迹与内附首领身份吻合。其二，慕容宝节先后代表唐廷出使突厥、吐谷浑等地。贞观初年，慕容宝节曾以副使身份，随淮阳王道明护送弘化公主入吐谷浑和亲。唐朝选派慕容宝节为副使，应该与其吐谷浑后裔的身份有很大关系。

若推测无误，则慕容骅、慕容罗睺家族，是比慕容曦皓、慕容曦光

① 夏鼐：《武威唐代吐谷浑慕容氏墓志》，收氏著《考古学论文集》，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210—250页。

② 周绍良主编：《唐代墓志汇编》乾元 007《慕容威墓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1738页。

③ 周绍良主编：《唐代墓志汇编》开元 478《慕容明墓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1485页。

④ 西安市长安博物馆编：《长安新出墓志》，北京：文物出版社，2011年，第239页。



更早内附的吐谷浑贵族。这批吐谷浑贵族被安置在河东一带，遂以鲜卑慕容氏自居，至隋朝末年，已基本融入当地社会。《册府元龟》卷七《帝王部·创业三》：

炀帝复以高祖为太原留守，遣武贵郎将王威、虎牙郎将高君雅二人为副。会高阳贼帅历山飞等众号十万来寇太原。将军慕容罗睺、潘长文俱为所败。贼锋益盛，高祖率步骑六千以击之，相遇于同过水上。^①

唐高祖出任太原留守前，主掌太原军务的留守将军是慕容罗睺、潘长文。慕容罗睺应该是太原本地军人的代表。也正是如此，慕容罗睺成为高祖、太宗父子重点笼络的对象。太原起兵时，李渊杀隋炀帝所遣副将王威、高君雅，却不及慕容罗睺，可知罗睺早已归附李渊父子。李唐立国不久，河西薛举入寇凉州。慕容罗睺又以十三行军总管之一的身份，参与了著名的高塘之战。

《旧唐书》卷五五《薛举传》：

太宗不豫，行军长史刘文静、殷开山请观兵于高塘西南，恃众不设备，为举兵掩乘其后。太宗闻之，知其必败，遽与书责之。未至，两军合战，竟为举所败，死者十五六，大将慕容罗睺、李安远、刘弘基皆陷于阵。太宗归于京师。^②

高塘城之战是唐军少有的几次大溃败。与慕容罗睺同时被俘的另外两个总管是刘弘基、李安远。刘弘基，隋末豪侠，辽东之役后投奔李渊，“察太宗有非常之度，尤委心焉。由是大蒙亲礼，出则连骑，入同卧起”^③。李安远，与高祖有旧，“从太宗征伐，特蒙恩泽……隐太子建成潜引以为党援，安远固拒之，由是太宗益加亲信”^④。慕容罗睺与刘弘基、李安远并列，足见其地位之高。毫无疑问，慕容家族属李唐开国时候的功勋集团，亦即陈寅恪先生所谓之关陇贵族集团。

①（宋）王钦若等：《册府元龟》卷7《帝王部·创业三》，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74页。

②《旧唐书》卷55《薛举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2247页。

③《旧唐书》卷58《刘弘基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2309页。

④《旧唐书》卷57《李安远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2302页。

慕容罗睺被俘后之事，诸史不载，我们可以从同时被俘的刘弘基、李安远等人略加推测。《旧唐书》卷五八《刘弘基传》：

从太宗讨薛举。时太宗以疾顿于高墟城，弘基、刘文静等与举接战于浅水原，王师不利，八总管咸败；唯弘基一军尽力苦斗，矢尽，为举所获。高祖嘉其临难不屈，赐其家粟帛甚厚。仁杲平，得归，复其官爵。^①

高墟城之战唐军遭遇惨败。但是不久薛举病死，其子薛仁杲继立。同年十一月，太宗纠合众将发动反击，于浅水原大败薛仁杲将宗罗睺，乘胜进围泾州城，薛仁杲被逼出降。高墟城之战与浅水原之战前后相继，唐军一败一胜，结果迥异。《旧唐书·刘弘基传》误为一次战役，此点《新唐书纠谬》《史纠》等已有辨明，可略而不论，却为我们提供一个重要的信息，即在高墟之败中被俘的刘弘基、李安远、慕容罗睺等人并没遇害，而是随着薛仁杲的出降而获得自由，重返唐军大营。

慕容罗睺隋末败于历山飞等起义军，唐初又大败于薛举，屡遭败绩，或许麾下有不少吐谷浑部曲，在河东军中地位颇高，但军事才能并不出众。刘弘基、李安远获释后继续被太宗重用，终成一代名将，而慕容罗睺则自此没落无闻。《慕容燕国墓志》书慕容罗睺官爵为“皇朝右武侯大将军、虢州刺史、武乡公”，虢州刺史应即所终之官。盖其高墟城之战后不被太宗重用，兼之年已垂暮，仅以虢州刺史安享晚年而已。

籍父祖荫资，贞观年间慕容宝节颇受太宗眷顾。勾稽史籍，慕容宝节的活动主要有以下几事：

其一，贞观十三年（639年），出使突厥，册立肆叶护可汗。《玉海》卷一九四《唐可汗山铭》：“贞观十三年己亥二月八日辛巳，大使、右武卫大将军慕容宝节，副使朝散大夫任雅相等，奉诏册真珠毗伽可汗嫡嗣为肆叶护可汗，命谢偃为《可汗山铭》，以纪其事。”^②

其二，贞观十四年（640年），送弘化公主入吐谷浑和亲。《新唐书》卷七八《宗室·淮阳王道玄附道明传》：“（道明）迁左骁卫大将军。贞观十

① 《旧唐书》卷58《刘弘基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2310页。

② （宋）王应麟：《玉海》卷194《唐可汗山铭》，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3558页。



四年，与武卫将军慕容宝节送弘化公主于吐谷浑，坐漏言主非帝女，夺王，终郢州刺史。”^①据前考，慕容宝节源出吐谷浑，故太宗遣其护送公主。

其三，贞观中嫁女。神龙元年（705年）慕容燕国卒时八十岁，以此推之，慕容燕国当生于高祖武德八年（625年），太宗贞观中进入适婚年龄。

“渔阳公家擅隆恩，夫人令名远着，求姻请瑗，车马盈门”。出乎众人意料的是，慕容宝节没有把女儿嫁给勋臣权贵，而是嫁给“婆婆乡曲，飘寓江淮”的尉亮。据同墓所出《尉亮墓志》，尉亮自云河南洛阳人，实为汉化之鲜卑人。《姓纂》卷八“尉氏”条引《魏书·官氏志》：“北方尉迟部，如中华诸侯也，魏孝文改为尉氏。”《尉亮墓志》叙其先世云：“曾祖宁，魏离石公、白水太守，死周太祖事，赠车骑将军、恒州刺史……祖猛，周开府仪同三司、大将军、隋检校幽州总管、枹罕公……父义诚，隋献皇右挽郎，唐博州聊城、忠州临江二县令。”尉氏随宇文泰入关，属宇文泰糅合之关陇集团。尉家与慕容家同为鲜卑后裔，文化背景接近。尉亮的生母为慕容氏，尉亮求娶慕容燕国时，慕容宝节云“加以我之自出，不可比于余人”，可知慕容氏、尉氏两家有联姻的传统，慕容宝节为尉亮的舅辈。尉亮生于武德四年（621年），长慕容燕国四岁，墓志称其“弱冠应游情文藻下笔成章举，射策甲科”。“游情文藻下笔成章”科为贞观二十三年（649年）制科，时尉亮已二十八岁，所谓“弱冠”不过是套话而已。周、隋时期尉氏与慕容氏门第略约相当。隋末慕容家族因太原元从之功，深得高祖、太宗器重，尉氏则明显受到战乱冲击，入唐后尉亮之父尉义诚官止忠州临江县令。尉亮遂自云“先君蕴德含光，犹未闻达，婆婆乡曲，飘寓江淮”，应指尉义诚为临江县令时尉亮往依其父。尉家提亲时，尉亮无任何功名，两家门第悬隔，“于时中外咸有闲言”。慕容宝节把爱女嫁给家门衰落的关陇旧族子弟尉亮，表明其有一定的关陇门阀观点。

通过上述点滴记载，我们对慕容宝节其人其事有一大致了解。慕容宝节及其家族为周、隋时期内附的吐谷浑酋长后裔，并已融入居于统治地位的关陇集团。其父慕容罗睺是高祖太原起兵时的元从大将，亦为太宗腹心之将。故慕容宝节贞观年间颇受任用，声势显赫。这是《慕容燕国墓志》提供的重要讯息。

^① 《新唐书》卷78《宗室·淮阳王道玄附道明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3519页。